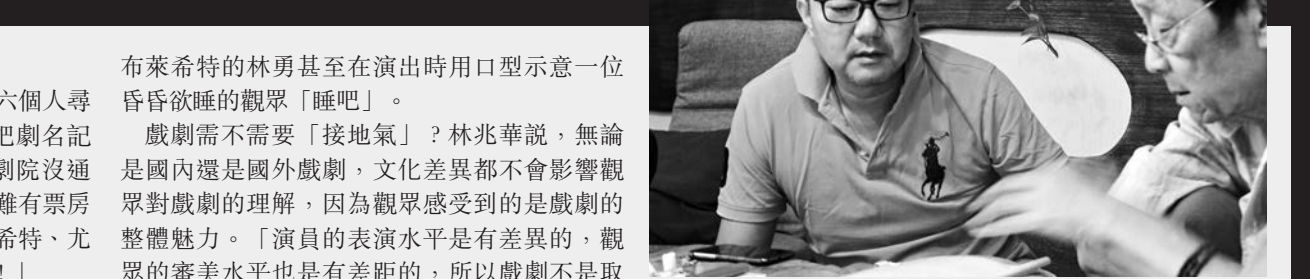


林兆華：戲劇不是取悅觀眾，怎麼舒服怎麼演！

每年的烏鎮戲劇節都會邀請一位國際戲劇大師擔任榮譽主席，前三屆分別是羅伯特·布魯斯汀、尤金奧·巴爾巴和彼得·布魯克，今年，終於請到了中國當代戲劇界最著名的導演林兆華，「大導」與其子林熙越還把小劇場戲劇《戈多醫生或者六個人尋找第十八隻駱駝》帶到烏鎮，在戲劇節期間進行全球首演。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浙江報道



「你睡着了嗎？」「中間睡了幾分鐘。」「正常。」「我沒睡。」「那你一定是在裝逼。」這是《戈多醫生或者六個人尋找第十八隻駱駝》第二場演出散場後，記者在門口聽到的三個觀眾的對話。該劇講述了在加利福尼亞州珀阿圖市精神病院的小小閱覽室裡，聚集了五位精神病人，他們都認為自己才是20世紀歐洲最著名的劇作家，醫生也只好這樣稱呼他們：喬治·蕭伯納、路易吉·皮藍德羅、貝爾托·布萊希特、尤金·尤內斯庫和塞繆爾·貝克特，但表現形式更加簡化。演員在舞台上全程手不離劇本，讀台詞，以至於演員與觀眾常常「混淆」了扮演和真實之間的界限。

全劇呈現一種探索的姿態。演員的訴說大於塑造，長篇的對白，熱烈的激辯，似是而非的身份和似瘋不瘋的精神將整個20世紀戲劇最關心的問題毫無喘息地拋給觀眾。在這場沒有答案的辯論中，治癒與否變得並不重要。

「不像戲劇的戲劇、不是表演的表演、不是演出的演出。」對於「看不懂」的爭議，林兆華坦言，這個戲與其說戲不一樣，它沿用了《人民公敵》的排練方式，但表現形式更加簡化。演員在舞台上全程手不離劇本，讀台詞，以至於演員與觀眾常常「混淆」了扮演和真實之間的界限。

難懂的劇本只能在烏鎮賣出票房

「因為孟京輝是今年烏鎮戲劇節的藝術總監，我跟他在中戲劇團都是『臭大街』的人物，既然他和黃磊邀請我來，我就答應了。正好我兒子林熙越導了一部話劇，我是這個戲的藝術總監，我們就帶著這個戲

一起來烏鎮了。」林熙越導演的這部戲叫做《戈多醫生或者六個人尋找第十八隻駱駝》，就連林兆華自己也沒把劇名記住。當年他曾拿著劇本到北京人藝申請，劇院沒通過，林兆華自己的工作室也沒錢排這麼一部難有票房的戲。「貝克特、皮藍德羅、蕭伯納、布萊希特、尤內斯庫，五個藝術大師談戲劇，這戲誰看啊！」但是在烏鎮，一切實驗先鋒和多元嘗試都可以被接納，而且每部作品的票都不愁賣，雖然名字長到連組委會成員都沒一個人記全的，但五場演出的票仍在24小時內全部售罄了。得知賴聲川、孟京輝、田沁鑫在烏鎮都有自己的工作室，林兆華很羨慕：「烏鎮當年也說給我一個的，我沒要，現在後悔了。如果他們能給我一間茶室，我也想年年來這裡排戲。」

戲劇不是取悅觀眾

林熙越告訴記者，挑選這個題材是父親林兆華進入到中晚年時期後，對於舞台表演的一種追求。整體並不是一個劇本結構，因此在表演上沒有很多條條框框，只對演員提出一個要求：玩起來，怎麼舒服怎麼演。但是這並不容易，需要演員經過一個月的排練，對劇本滾瓜爛熟之後，再還原回最初拿到劇本的狀態。「我們甚至可以讓觀眾隨意打斷演出，提出自己的問題，當然，演員也會根據情況和台下互動。」薩特、易卜生、斯特林堡、艾略特、《死魂舞》、《到大馬士革去》、《四川好人》、《課堂》，後設戲劇、戲中戲、荒誕派戲劇、討論劇、教育戲劇、表現主義戲劇、超現實主義戲劇……不熟悉劇作家、戲劇的觀眾，看這部戲可能會很容易跟不上節奏。飾演

布萊希特的林勇甚至在演出時用口型示意一位昏昏欲睡的觀眾「睡吧」。戲劇需不需要「接地氣」？林兆華說，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戲劇，文化差異都不會影響觀眾對戲劇的理解，因為觀眾感受到的是戲劇的整體魅力。「演員的表演水平是有差異的，觀眾的審美水平也是有差距的，所以戲劇不是取悅觀眾而存在的，戲劇是讓觀眾一起成長的，這就是藝術性，是戲劇的意義。」

戲劇的未來在小劇場上

但凡看過中國戲劇的人，不會沒有聽說過林兆華的名字，1982年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簡稱「北京人藝」）演出的《絕對信號》，被公認為當代小劇場的開山之作。此後，「一戲一格」成為林兆華的特點，作品風格涵蓋現實主義風格話劇、前衛劇場、戲曲和歌劇等。這次的《戈多醫生或者六個人尋找第十八隻駱駝》看似又一次的創新，但林兆華卻說，這個戲沒想創新，反而遵循了最傳統、原始的對詞方式。在烏鎮期間，林兆華曾表示，自己的林兆華戲劇邀請展不如烏鎮戲劇節，雖然林兆華邀請展一直都以「品質」著稱。過去幾年，邀請展邀請了包括彼得·布魯克的《情人的衣服》、波蘭戲劇大師薩帕的五個半小時巨作《伐木》、奧斯特雅羅的顛覆性的《哈姆雷特》、塔利亞劇院搖滾與戲劇融合的《在大門外》等劇目，但邀請展卻繞不開場地和資金的難題。林兆華坦言，引進國外好戲讓觀眾、讓同行看一看，是有啟發的，我們看不入流的作品太多了。「藝術創作首先應該出於興趣，我創作意志衰退，我的作

品已經不入流了，戲劇未來的希望在小團體、小劇場身上。」

失望越大代表期望越大

每次林兆華接受採訪時都會提到「中國戲劇已死」，這次亦然。「想讓觀眾從《戈多醫生或者六個人尋找第十八隻駱駝》看到什麼？想讓觀眾知道話劇一點意思都沒有。這個戲一演，大家看了，戲劇真沒意思。」在媒體眼中，林兆華總被打上「憤青」的標籤。「中國的文化領導機構，不重視文藝創作，只有符合他們的口味的東西能演。」林兆華說，「解放以後，我們歷來的戲劇是以教育為主的，現在的戲劇仍然這樣要求。戲劇本來從民間開始，從希臘文學開始，就是群眾的娛樂活動，你要求有點思想是可以的，但你別拿這個思想、拿政治作為綱來統領戲劇，這是不行的。」林熙越又說：「失望越大，代表對這個東西的期望越大，這就是喜歡。現在『大導』倒不至於對中國話劇絕望，但如果再這麼搞下去，估計就要絕望了。」

高潮被消失是神來之筆？——歌劇《杜蘭朵》出「奇招」

名氣響亮的意大利導演吉安卡洛·莫納科（Giancarlo del Monaco），為第三十屆澳門國際音樂節的開幕，執導普契尼的三幕歌劇《杜蘭朵》（Turandot），在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演出四場，全部爆滿，《杜蘭朵》果真是魅力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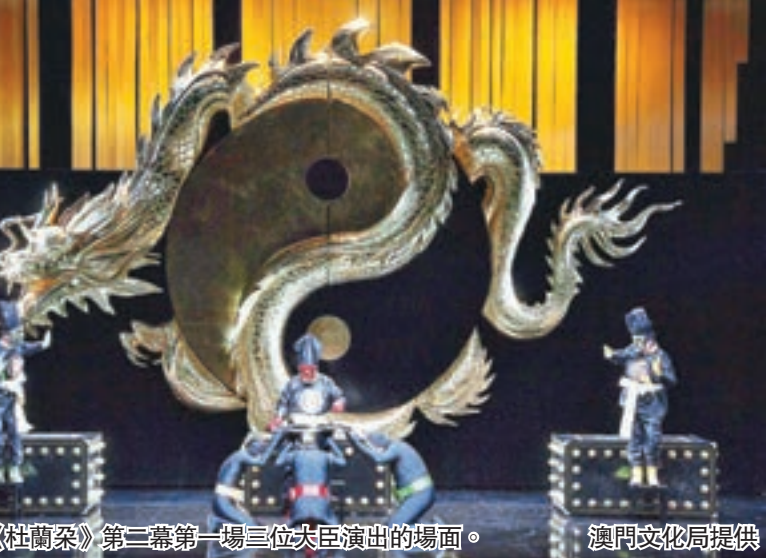
《杜蘭朵》在普契尼四部傳世歌劇（另三部《波希米亞生涯》、《蝴蝶夫人》和《托斯卡》）中，場面最大，音樂最具氣派，堪稱為「大歌劇」的唯一一部，這次製作的佈景，便很能突出「大」的特色。貫穿三幕的主景，以高大的銅牆鐵門般的背壁，兩層大梯級的結構，在簡約中營造出宏大的空間。幾近百人陣容的韓國國家合唱團的群眾場面，結合着接二連三的大合唱，以充滿力感的歌聲營造出富有強大戲劇力量的宏大氣派。

樂池中的澳門樂團雖然要聘用「客席樂師」來加強陣容，連同後台的「小樂團」，客串樂師合共多近三十人，在呂嘉的指揮下，在整個演出過程中仍能配合着舞台上歌唱演員的呼吸演唱，能做到流暢不誤，營造出大氣派的大歌劇氣氛。

也就是全劇情節作出最為戲劇性轉變、長約十多分鐘的高潮戲——杜蘭朵在柳兒自我犧牲後，內心發生了變化，卡拉富以熱烈的擁抱和一吻融化了公主冰冷的心——便全部以只唱不演的方式來處理。

為此，兩人不僅並無身體接觸，眼神接觸亦完全沒有，兩人歌詞中的對話，聽來便變得「怪怪」的，當然，兩位歌唱家亦失去了展現演技的機會，整個製作的戲劇性高潮戲亦被消失了，於是整個製作的高潮便恍若移轉到有如尾聲般的第三幕第二場，只有兩三分鐘的「齊歌唱」結局了。

此一「奇招」處理，導演的用意堪稱別有用心，亦可說是神來之筆，然而客觀上和主觀上卻大大削弱了整個戲的戲劇性，這便多少有點美中不足，亦讓人觀看後的滿足感大大降低。



歌劇《杜蘭朵》第二幕第一場三位大臣演出的場面。澳門文化局提供

半月開刀；變成大大的圓月時，在月亮中出現冷傲的杜蘭朵公主……及後圓月被大銅鑼蓋上，大銅鑼內又有一小銅鑼，也就是卡拉富王子敲響應試，成為結束第一幕的道具，此一「月亮變奏」奇招，便充滿想像力和寓意。

第二幕第一場三位大臣仍按一般慣例在幕前演出，但三位大臣出場亦有「奇招」，三人各自從有如中國傳統戲曲的大型衣箱中走出來。為此，也就安排了為各人揭開衣箱的「隨從」侍候在衣箱旁。不僅如此，三位大臣臉上還塗上綠、黃、紅三種不同顏色，有如中國戲曲面譜的處理，但三位大臣的帽子，配合面譜顏色的手套，還有那套有點怪異的「官服」，讓整個造型像官差多於大臣。

杜蘭朵在第二幕第二場的「奇招」出場設計，則極有氣派與視覺效果；杜蘭朵的火紅色大長裙，將兩層大梯級蓋去，整個舞台便有如被杜蘭朵的氣場佔據着，可說是氣勢不凡；不過，杜蘭朵被安排在舞台「高位」又偏後的地方出場，演唱她第一首重要且音域很高的詠嘆調《數千年前》（In questa Reggia），當晚女高音拉達高域（D. Radakovic）的歌聲聽來便欠了點氣勢和氣派。

這次製作最討好的仍是演唱女僕柳兒一角的女高音，來自克羅地亞的蘭娜·高斯（Lana Kos），從第一幕的詠嘆調《柳兒之歌》（Signore, ascolta!），到第二幕盡前所唱的詠嘆調《冰霜將你包圍》（Tu che di gel sei cinta），技術難度相對不太高，但卻較易唱出飽滿的感情，加上兩首詠嘆調的旋律流暢抒情，當晚都能即時贏得觀眾的喝采和掌聲。

擔演卡拉富的青年歌唱家，男高音佐治·迪·里昂（Jorge de Leon），造型、歌唱與演技都夠水準，第三幕的「世界名曲」《今夜無人能眠》（Nessun dorma），唱來亦很動聽，但並未造成高潮，可能大家期待的仍是最後卡拉富以他真摯的愛情將杜蘭朵公主冷冰冰的心融化了的戲劇性變化吧……然而，大家都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導演會採取「只唱不演」的「奇招」來處理，這就變成一個場面盛大，但卻欠缺配襯的動人的高潮時刻歌劇製作，這不知會否亦已在導演估計之內呢？

馬友友擔任藝術總監 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 2017年起航

據悉，首屆「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Youth Music Culture Guangdong, YMCG）即將於2017年1月7日至20日期間舉行。該音樂周由廣東省文化廳主辦，廣州交響樂團和廣東省星海音樂廳承辦，計劃今後每年舉辦一屆，著名大提琴家馬友友將擔任音樂周的藝術總監。



馬友友在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發佈會上。攝影 梁智輝

音樂周的重點計劃之一，是組建一支由35歲以下青年演奏家組成的「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管弦樂團（暫名）」，成員全部經考試或邀請的形式加入，在音樂周期間參與各種演出和交流活動，實現不同地區音樂人的跨文化交流。首屆音樂周樂團成員將主要來自中國內地及港澳地區，樂團音樂總監及指揮由著名美國指揮家邁克爾·斯特恩擔任。而由馬友友親自挑選及領銜的12位導師，包括：麥克·布洛克（Mike Block）、王亮、金南·阿澤姆（Kinan Azmeh）、約瑟夫·格拉姆利（Joseph Gramley）、蒂娜·布萊思（Tina Blythe）、錢睿隆（Reylon Yount）、吳彤等將在整個音樂周期間參與教學、講座、舉辦大師班及演出音樂會。

對於首屆音樂周及樂團，馬友友表示：「音樂和其他藝術、人文以及科學一樣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我們的社會藉以發現真理、創造信任、分享理念的工具。當人類演奏、歌唱、寫作或者探索的時候，我們不僅是在創造美和知識，同時也在對人類最大的挑戰尋求解決的辦法。我認為一個音樂家或藝術家不僅應擁有高超的表演技術，還應該關注藝術的力量以及世界對這種力量的需求。基於以上思考，我邀請大家參加廣東國際青年音樂周。首屆音樂周為期14天。來自世界各地的導師團隊將集結在廣州，目標是推動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和台灣等地的青年音樂家們締造信任和交流文化。課程將涉及音樂造詣和公民修養。項目由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音樂家和教育家所帶領，旨在加深學員對古典音樂風格的了解，通過學習演奏不同類型的樂曲提高思維的靈活性，同時讓學員探索與踐行核心藝術價值——好奇心、交流和協作，共同創造不同背景的年輕音樂家之間的信任和文化交流。當我們結合音樂如何回應別人的需求展開討論時，我們希望，這種方式將創造強大和令人難忘的時刻，從而鼓勵同情、希望和理解。我們希望，音樂周會給參與者不僅留下美妙的音樂體驗，也為他們帶來新的技術和靈感——音樂和音樂家在我們日益複雜的21世紀的世界中可以發揮強大的作用。」

音樂周中的大部分音樂活動將以公益性或低票價形式呈現，方便公眾參與。首屆音樂周安排在廣州的公開活動將於2017年1月7日持續至15日。2017年1月16日至20日，計劃安排音樂周樂團赴港澳地區巡演。

文：周凡夫